

The Captain's Daughter

世界名著大系

上尉的女儿

Captain's Daughter

（俄）普希金 著

SHI JIE MING ZHU DA X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大系

第十六卷

上尉的女儿

[俄]普希金 著

彭新武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著大系/张朝晖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2

ISBN 7-204-04505-X

I.世... II.张... III.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695 号

世界名著大系

张朝晖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00 字数:4800 千

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套

ISBN 7-204-04505-X/I·810

定价(38 册):998.00 元

目 录

上尉的女儿	(1)
附:	
彼得大帝的黑奴	(81)
书信小说	(106)
亡人伊凡·彼得洛维奇·别尔金小说集	(117)
出版人小引	(117)
射击	(119)
暴风雪	(128)
棺材老板	(138)
驿站长	(143)
村姑小姐	(151)
戈琉辛诺村源流考	(165)
罗斯拉夫列夫	(177)
杜布罗夫斯基	(185)
黑桃皇后	(240)
基尔沙里	(260)
埃及之夜	(265)

上尉的女儿

爱惜衣裳要早，
爱护名誉赶小。

谚语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入了近卫军，明日当上尉。

不要那样，让他当兵去打仗。

俗话说得好：叫他先吃吃苦头再看……

可他的父亲是谁呢？

克尼什宁

我父亲安德列·彼得洛维奇·格里尼约夫年轻时曾在米尼赫伯爵麾下服役，当过中尉，于17xx年退伍。从那以后他便在辛比尔斯克住进自己的田庄来，与本地穷贵族的女儿阿芙多吉娅·华西里耶夫娜·IO结婚。我们兄弟姐妹共有九个。他们很小便死了。

当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便趁早登记谢苗诺夫团当上了一名中士。这件事多亏我家亲属、近卫军少校B公爵的照料，如果我妈妈万一不幸生下一个女孩，那么，我爸爸就理应宣布那个尚未出世的中士已经死了，这件事也就告吹。在我求学结业之前，我便算个请长假的军人。那时我们的求学方式，与现在可不一样，五岁时，我被交给马夫沙威里奇，因为他不喝酒，故而开恩让他当我的管教人。在他的监督下，我十二岁就学会了认识俄罗斯文字，而且相狗很在行。这时爸爸给我聘请了一位法国老师，彼普勒先生。那人是很够吃一年的橄榄油和葡萄酒一道从莫斯科订购来的。他来了，沙威里奇很不悦意。“谢天谢地！”沙威里奇自言自语埋怨，“看起来，这孩子已经会洗脸、梳头、吃饭了。为什么乱花钱请个外国佬，当自己人不顶用了！”

波普勒在他本国是个理发师，后来到普鲁士当兵，再往后便来到俄国当教师，至于“老师”一词的含义他都不太明确。他是个好小子，只是过分轻浮放荡。对女性的爱慕之情太切是他的主要毛病。他需要发泄满腔柔情，因而不时挨揍，挨了揍便整天整夜唉声叹气。此外，照他的说法，他并非酒瓶子的仇人，而照俄国人的说法，就是爱喝几盅儿。不过，眼看得我家平日只有午餐才有葡萄酒，而且仅有一杯，再加仆人筛酒有时竟忘了这位先生，所以，我的波普勒对俄国药酒上了瘾，甚而仅是觉得其味无穷，比他本国的葡萄酒还得劲，私下以为真能请脾健胃。就这样，我跟先生很

快融洽相处了。虽然，他应该按合同规定教我法文、德文以及各门科学，但他却以为趁早胡扯几句俄国话是上策，这之后，我跟他便各干各的去了。我俩真是如鱼得水。别的再好的老师我也不需要了。但是，不久我们就被命运拆散，其原因于下：

一天，洗衣女仆巴拉希卡、一个胖乎乎的麻脸姑娘伙同挤奶女仆、独眼龙阿库尔卡不知为什么在我母亲面前一齐跪倒，自责意志薄弱之罪，痛哭流涕，控诉那个先生，因为他利用姑娘们年幼无知进而诱奸了她们。我母亲一听，那还了得！她便告诉了父亲。父亲干事，向来痛快。他当即派人把那个法国流氓叫来。仆人报告，先生正在给我上课。父亲便冲进我的房间。这时波普勒先生睡在床上，正神游于梦中。而我正起劲地干我的事情。我得说明一下，前此为我从莫斯科购了一幅大地图。它挂在墙上毫无用处，它又长又宽纸质又特别好，我早就看中了。我决定用它来做一只风筝，此刻趁先生睡着了，我便动手干起来。我正在给好望角粘上一条树皮尾巴。父亲目睹我做的地理功课，便伸乎揪住我的耳朵，然后就冲到波普勒跟前，很不高兴地叫醒了他，接着放连珠炮似的对他大骂一顿。波普勒慌了神，想站起来，但做不到了，因为不幸的法国佬已经烂醉，浑身瘫了。一不做，二不休。父亲一把揪住他的领子，把他从床上拖起来，推出门外，当天便把他赶出大门完事。这一下可使沙威里奇开心死了。当然我的教育就此宣告完毕。

我便成了个无所事事的纨绔少年，玩玩跳背游戏，赶赶鸽子，成天厮混在仆役的孩子堆里。不知不觉过了十六岁。这时我的命运改变了。

秋季，有一天，我妈妈在客厅里熬蜜饯，我在一旁吞口水舐舌头，盯住锅里沸腾的泡沫。父亲在窗前读他的《圣朝年鉴》，那是他每年都订阅的。这部书对他一生产生巨大影响。他百读不厌，每回捧读，必定感慨万端，每回捧读，也必定弄得他大发脾气。母亲摸透了他的性情和嗜好，总是把那部倒霉的书想方设法藏起来，使他尽可能找不着，因此《圣朝年鉴》有时竟整整几个月不能在父亲眼前露面。不过，他一旦发现这本书，那么，他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不肯放乎。这一天，正好父亲又在读《圣朝年鉴》，他不时耸耸肩膀，细声嘟囔：“他居然当上了陆军中将！……从前在我们连里，他还只不过是中士哩！……得了两枚俄国勋章！……不久以前我们还……”终于他把年鉴往沙发上一扔，便坐着出神了，那不是什么好苗头。

猛然他转过头对母亲说：“阿美多吉娅·华西里耶夫娜！彼得鲁沙今年十几岁了？”

“已经进十七岁了，”母亲回答，“彼得出世的那年，娜斯塔霞·格拉西

莫夫娜姑妈一只眼睛看不见了，那年还有……”

“得了！”父亲没等他说完话，“该是送他去当差的时候了！他钻丫头房、掏鸽子窝也混得差不多了。”

一想到就要跟我分离，我母亲吃了一惊，竟把勺子失手掉在锅里，一滴滴泪珠儿顺着她的脸往下滴。跟她截然相反，我真高兴得难以形容。一想到服军役，在我脑子里便与自由混在一起，那就是彼得堡无忧无虑的生活。我设想自己当上了近卫军军官，我以为，那是人间幸福的顶峰了。

父亲从来不喜欢变更他的打算，办事向来雷厉风行。我出门的日子便定了。出门前一天，父亲说，他要写封信让我带给我将来的长官，他要了笔和纸。

“安德列·彼得洛维奇！”母亲说，“别忘了代我向B公爵问好；你就说，我管彼得鲁沙。”

“瞎扯蛋！”父亲皱着眉头回答，“我为何写信给B公爵？”

“你刚才还说，要写信给彼得鲁沙的长官吗？”

“哦！那又怎么样？”

“彼得鲁沙的长官就是B公爵，彼得鲁沙登记进了谢苗诺夫团嘛！”

“登记了！登记了，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反正彼得鲁沙不去彼得堡。在彼得堡入伍，他什么也学不到。只会胡乱花钱学做浪荡鬼！那可不行！得让他到队伍里去，做做苦工，闻闻火药味，当个列兵，别吊儿郎当了。登记人近卫军有什么用心！他的身份证在哪里？去找来！”

母亲找出了我的身份证，那是跟我受洗时的汗衫一同放在她箱子里的，她用发抖的手拿着那东西交给了父亲。父亲仔细看了一遍，把身份证摆在桌上，便动手写信。

情况不明使我苦恼：不去彼得堡，那又把我遣送到什么地方去呢？我的眼睛注意着父亲的笔尖，可是它移动得太慢了。后来他终于写完了，把身份证和信一同装进信封里封好，摘掉眼镜，把我叫过去，说：“你把这封信交给安德列·卡尔洛维奇·P，他是我的老同事和好朋友。你到奥伦堡去服役，他就是你的上司。”

这一来，我的一切光辉的希望都破灭了！彼得堡美好的生活没有份了，等着我的将是荒凉的边远地区的烦闷无聊的生活。服军役，一分钟前想到它还带着满腔热忱，这时在我看来简直是活受罪。但是，去争也没用。第二天早上，台阶前一辆暖篷雪橇开到了；放进了皮箱、内装茶具的食品盒、一包包馅饼和糖糕，那是最后一点家庭的溺爱。父母亲给我祝福。父亲对我说：“别了！彼得！向他宣过誓的那个人，你要忠于职责。长官的话要

听，别讨好长官。不要兜揽差事，也别推卸工作。要记得一句老话：爱惜衣裳趁早，爱护名节从小。”母亲老泪纵横，叮嘱我多多保重身体，又再三嘱咐沙威里奇，要他好好照顾这孩子。他们给我穿上兔皮袜子，外罩狐皮大衣。我坐上雪橇，便跟沙威里奇一同上路了，我泪如泉涌。

我们在一天夜里赶到了辛比尔斯克，要在这儿停留一昼夜，以便购买一些必需品，这是事先交代沙威里奇去办的。我留在旅社里。沙威里奇一大早就去跑商店。望着窗外肮脏的小胡同，我心里闷得慌，便去旅社各个房间里溜达溜达。走进弹子房，我碰见一位约莫三十五岁的高个子先生，蓄有两撇黑黑的唇须，身穿宽袍，手里拿一根台球杆，嘴里叼着一枝烟斗。他正跟台球记分人在玩球。如果记分人赢了，就喝一杯烧酒；如果输了呢，他就应当四脚爬着钻过球台。我看他们玩。他们玩得越久，四脚爬的洋相就出得越多，一直到记分人瘫在球台下面爬不动了才算罢休。那位先生居高临下吐出几句下葬时念的咒语，好厉害的一个！然后他建议我跟他赌几局。我托说不会，这大概使他感到奇怪。他不以为然地将我上下打量，不过我们还是交谈起来。我得知他名叫伊凡·伊凡诺维奇·佐林，是驃骑兵团的上尉，是出差辛比尔斯克来征兵的，也在这家旅社里住。佐林约我共进午餐，有什么吃什么，照大兵的吃法。我很高兴地答应了。我们坐在餐桌旁。佐林喝了很多，也给我敬酒。他开导说，军人作风应该学会，他还把许多军内奇闻轶事告诉我，逗得我笑痛肚皮。等到吃完饭，我们便成了好朋友了。他当即主动提出教我玩台球。

对于咱们军人兄弟“这玩意儿，是少不得的呀！”他说，“比方说，行军途中，你到了个小的地方——请问干什么呢？要知道，老是揍犹太鬼可不是好办法呀！没有办法，你就走进旅社，玩玩台球得了；要玩，那先得学会才行呀！”

他彻底说服了我，于是专心致志地学将起来。佐林大声夸奖我，对我迅速的进步惊叹不止。练了几个回合之后，他便建议跟我赌钱玩，每回赌一个铜板，目的不在输赢，倒是别搞空空赌，听他的口气，那是最没出息的坏习气。要赌钱，我也同意。佐林便吩咐拿果露酒来，劝我也不妨试几口，一再开导说，要学会军人作风；面缺了果露酒，军人作风值个大！我相信了他的话。这时，我们继续赌下去。我端起缸子一口一口地品尝，因为胆子越来越大，酒越喝越多。我打的球不时飞出球台。我有些冒火，责骂记分人，天知道他是怎么记的。我下的赌注越来越大，一句话，我干起来真像个野孩子挣脱了管束。不知不觉地时间过去了。佐林看了一下表，便放下台球杆，对我说，你输了一百卢布。这让我有点儿尴尬。我的钱都

在沙威里奇身上了。我请他原谅。佐林打断我的话，说道：

“别着急！请你放心好了。我可以等，让咱们这会儿去找阿琳鲁希卡去吧！”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这一天晚上，也跟早上一样，我在放浪形骸之外，糊涂度过了。我们在阿琳鲁希卡姑娘家吃晚饭。佐林不断给我筛酒，又再三开导我，说应当学会军人作风。吃完饭起身，我差点站不稳了。半夜里佐林送我回旅社。

沙威里奇在台阶上迎接我们，看到了我认真学习军人作风的显著成果之后，他长叹一声。“你怎么搞的，少爷？”他可怜巴巴地说，“你在哪里灌了黄汤？老天爷！真造孽，出娘胎还是第一回呀！”

“住口！老东西！”我舌头打滑，讷讷地说，“看起来，你自己喝醉了嘛，快睡觉去；……伺候我躺下。”

第二天一醒来，我感到头痛，记起了昨天发生的事情。只是有些模糊模糊。沙威里奇端杯茶进来，把我的思路打断了。

“太早啦！彼得·安德列伊奇！”他对我说，摇摇头，“你放荡得太早啦！瞧瞧你象谁？你爸爸、你爷爷都不是酒鬼。你妈更别提了：一辈子，除了克瓦斯，别的什么也没喝过。你这么搞，谁也不能怪？只怪那个挨千刀的法国佬。他时常溜到安吉别芙娜身边说：‘马丹！热马不理，伏特卡。’这回就给你个‘热乌不理’！不用说，这便是他教的好事！这兔崽子！本不该请个邪教徒当老师，好象老爷府上自己人没有用似的。”

我感到惭愧。转过身子我对他说：“去吧，沙威里奇！我不要茶。”

但是，一旦沙威里奇开说教，那你就别想把他制止。“你看，彼得·安德列伊奇！你这么放荡有什么好结果！头痛头晕，倒了胃口。喝酒上瘾，那人就什么也干不成了……你就喝点加蜜糖的酸水瓜水解解酒吧！最好喝半杯药酒。要不要？”这时，一个小孩走进房，把一张佐林写的条子交给我。我打开，看到如下几句话：

亲爱的彼得·安德列伊奇！昨日输给我的一百卢布请交给我的小厮带给我。我很急需用钱。

永远为你效劳的

伊凡·佐林

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假装满不在乎，转过脸望着沙威里奇这位我的钱财、衣物、各项事务的总管，命令他一百卢布付给这小厮。

“什么？”沙威里奇大吃一惊地问道。

“我欠了他的钱。”我回答，尽可能冷淡地说。

“欠了钱？”沙威里奇顶嘴，越来越不放心了，“可是，什么时候，少爷，你向他借过钱？事情可有点不对头了。少爷！反正我不给钱，随你怎么办，”

我想了想，在这节骨眼上，倘若我不把这辈脾气的老头制服，要想以后摆脱他的约束那就困难了。我瞪了他一眼，说：“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奴才。钱是我的。我输了钱，因为我情愿输。我还是劝你别自作聪明了，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听了我的话，沙威里奇大吃一惊，他两手一拍，愣在那儿。

“你还发什么愣？”我气愤地叫起来。

沙威里奇哭了。

“我的小小少爷彼得·安德列伊奇！”他嗓音发颤，喃喃地说，“你别把我折磨死了。我的好人！还能听听我这个老头子的话吗？赶快写封信给那个强盗，说你是跟他闹着玩的，你从来就没那么多的钱。一百卢布！天老爷，莫造孽！你告诉他，你爸爸妈妈坚决禁止赌博。除非用核桃下注……”

“闭嘴！”我狠狠打断他的话，“拿钱来，否则，看我掐你脖子把你轰出去！”

沙威里奇看了我一眼，伤心透了，只好办理我的欠款去了。我私下这位老人觉得可怜。但我要摆脱束缚，不得不拿出架势给他瞧瞧，因为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付钱给了佐林。沙威里奇赶紧让我离开这个倒霉的旅店。他通知我说，已经准备好马匹。我良心不安，心下默默地忏悔，离开了辛比尔斯克，没有向我那位恩师道别，也没有去想今后还会碰到他。

第二章 向 导

异乡呀！遥远的异乡，
我是否认得这地方！
不是我自己要来闯荡，
也不是我的好马要驮我来游玩，
召引我这年轻的好汉，
来到这异地他乡，
是满腔的热血，是浑身的胆量，

是痛饮贪欢的热衷肠。

古老的民歌

一路我旅途的心境不怎么愉快。我输掉的钱，按当时价值计算，是个不小的数目。我私下不得不承认，在辛比尔斯克旅社里我的行为是愚蠢的，觉得对不起沙威里奇。这一切使我很难过。老头儿闷闷不乐地坐在赶车台上，不吭声，只是用背冲着我，只时不时干咳几声。我很想跟他讲和，可又不知从哪儿启齿。后来我对他说：“喂！喂！沙威里奇，算了，咱们来和好吧！我错了，我承认，我错了。昨天我胡闹，把你欺侮了。我保证以后学聪明点，保证听你的话。好了，别生气了好吗？咱们就算和了吧！”

“唉！我的小少爷彼得·安德列伊奇！”他深深叹了口气，回答道，“生气？我生我自己的气，一切都怪我。我不应该让你一个人留在旅店里！咋办？真是罪过，是我一时糊涂：居然想顺路去看看教堂执事的老婆，见见我这位教亲。哪里知道，去看教亲，结果闯祸了。岂止闯祸！……我没有脸去见老爷太太呢！他们要是知道了儿子又喝酒又赌钱，会怎么说呢？”

为了安抚可怜的沙威里奇，我对他发誓，保证以后不经过他的同意就不花一分钱。他渐渐放心了，虽然间或还是摇摇头，一个人自言自语：“来得不容易呀！一百卢布！”

快到我的目的地了。放眼一望，四周都是广袤无垠的、荒凉的草原，其间不时碰到山丘和沟壑。积雪覆盖大地。太阳落山了。暖篷雪橇在一条小道上滑行，更准确地说，那不是路，而是农民的雪橇留下的一条辙迹。陡然，车夫注视天边，又摘下帽子，转过脸对我说：

“少爷！要不转头往回赶吧？”

“为什么？”

“天气靠不住，起了点风。看！刮起了泡雪。”

“那也没什么可怕的啊？”

“你看看那边是什么？”（车夫鞭子指指东方）

除了这白茫茫的原野和晴朗的天空，我什么也看不见”

“看！天边有一朵云。”

我真的看到天尽头有一朵小小的白云，猛一看，还以为是个小山包。车夫解释说，便是那朵云暴风雪的先兆。

本地的暴风雪，我听说过。知道它可以埋掉一马车。沙威里奇赞成车夫的意见，也说不如赶快转回程。但是，我觉得风还不大。我指望趁早赶到下一站，于是吩咐赶快走。

车夫加紧赶马，只是他老是遥望东方。马儿跑得挺欢。这时风渐渐增

大。那朵小云变成了一堆白色的云层，越来越大，越来越浓，渐渐布满苍穹。下小雪了，突然间，鹅毛大雪飞飞扬扬。狂风呼呼，暴风雪来了。一刹那，黑暗的天宇跟纷飞的大雪搅成一团，乾坤一混沌，别的一切全都消失了……

“哎呀，少爷！”车夫叫道，“糟糕：暴风雪来了！”

从车篷里我往外一看：一片漆黑。只听得风声呼啸。狂风怒号，气势汹汹，就像变成了有灵性的活物。我和沙威里奇落满一身的雪。马匹一步挨一步地走，很快就站住不动了。

“为什么不走了？”我性急地问车夫。

“叫我怎么走？”他回答，跳下赶车台，“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路没了，周围一片黑。”

我骂他。沙威里奇为他辩解。“你不听劝告嘛！”他气冲冲地说，“要是掉转头回到客店里去那该多好，喝杯茶，一觉睡到大天亮，风暴也息了，再从从容容上路。现在急有什么用？又不是急着去吃喜酒？”沙威里奇倒是的，现在什么办法也没有。那雪下得正紧，眼看雪橇四周成了堆。马儿站着，马头垂着，时时冷得打哆嗦。车夫在马匹周围走动，因为没事可干只能整整马具。沙威里奇在发牢骚。我遥望四方，希望搜寻到房舍或道路，哪怕一丝迹象也罢。但是，只见漫天风雪，别的什么也分辨不出了……突然，我发现了一个黑点。

“喂，车夫！”我叫起来，“你看！那边有个黑点，是什么？”

车夫聚精会神地望了望。“我才不知道哩！少爷！”他说，坐上了他的位子，“车不象车，树不象树，看样子，还在动哩！如果不是狼，那就是人。”

我叫他把雪橇朝那个不知是什么东西的玩意赶过去，那东西也朝我们迎面移动过来。过了两分钟我们碰头了，却原来是一个人。

“喂，老乡！”车夫对他喊道，“能告诉我，路在哪儿吗？”

“路就在这儿，我站的这块地方就是硬实的路面。”过路人回答，“问有什么用呢？”

“听我说，汉子！”我对他说，“你熟悉这一带吗？你带我找个住宿的地方好吗？”

“我熟悉这个地方，”过路人回答，“谢天谢地！这一带四面八方，咱家骑马走路都跑遍了。得！看这鬼天气，你们迷路了也不奇怪。最好就停在这儿等等，兴许暴风雪会停，天就晴了。到那会儿，看看天上的星星，咱们也能赶路。”

他神色镇定，这使我胆壮。我决定听天由命，不妨就在这草原上住一宿。这时，那过路人突然一下子跳上驾车台，对车夫说：“好了！上帝保佑！村子就在附近。往右拐，走吧！”

“为什么往右拐？”车夫不以为然地问，“你看见路了吗？马是人家的，套包不是自己的，拼命赶吧！就这么回事。”

我觉得车夫有道理。我说：“真的，为什么你以为村子就在附近呢？”

“因为风正从那边刮过来，”过路人回答，“我闻到了烟味，这就是说，村子就在附近。”

他嗅觉的机灵和敏锐的确使我吃惊。我叫车夫赶过去。马匹在深深的积雪里艰难拔腿前行。雪橇缓慢移动，一会儿碰上雪堆，一会儿陷入坑洼，忽左忽右地颠簸，就好像一条小船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沙威里奇一个劲地叹气，不时碰碰我的腰。我把帘子放下，把皮大衣裹紧，闭目打盹。大家不说话。狂风呼呼吼叫，雪橇缓缓摇，仿佛催我入眠似的。

我做了一个梦。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个梦，只要把我生活中的奇异情节跟这个梦相对照，直到如今我还觉得这个梦是个兆头。请读者原谅我，因为，大体凭经验知道，虽然全都尽可能对迷信偏见表示鄙夷，但做人总会有点儿迷信。

当时我心灵和感觉还处在那样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现实隐去，幻觉频生，二者又似明似暗杂然纷呈，浑然一境。我感觉很分明，暴风雪尚未停息，我们正在雪原上乱闯……但我又突然看见一扇大门，我们驶进了这家庄院。生怕父亲发怒是我脑子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怕他责怪我这次不得已又返回到父母庇护之下，怕他责怪我将他的教导故意当作耳旁风。我心中忐忑，跳下雪橇，抬头一看：母亲站在台阶上迎接我，愁眉不展。“轻点，”她对我说，“你爹病危了，想跟你诀别。”我吓坏了，跟着她走进卧室。房间很黑，好些人站在床边，一个个面带愁容。我轻轻移步到床前。母亲掀开帐子说：“安德列·彼得洛维奇！彼得鲁沙来了。他听到你生病以后就掉转头往回赶。你给他祝福吧！”我跪下，瞪大眼睛注视着病人。怎么回事？……我父亲没在床上，却躺着一个黑胡须的汉子，他笑逐颜开地看着我。我摸不着头脑，回过头问母亲：“怎么回事？他不是爸爸？凭什么我要这个庄稼汉给我祝福？”“反正一样，彼得鲁沙！”母亲回答，“他是你主婚父亲，吻他的手吧！让他给你祝福……”我不干。这时，那汉子从床上一跃而起，从背后拿出一把斧头来，朝四面乱砍。我想逃……却跑不动。房间里尽是死尸，我跌跌撞撞撞上了一具具尸体，在一滩滩血泊中间滑溜过去……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汉子怜爱地叫唤我，说道：“别怕，过来！让

我给你祝福……”我害怕，感到迷惑……突然我惊醒了。马站住了，沙威里奇抓住我的手说：“下车吧，少爷！我们到了。”

“到了哪儿？”我问，抬手擦眼睛。

“到了客栈。上帝保佑！咱们差点儿撞上了院子的栅栏了。下车吧，少爷！快下来暖暖身子。”

我下了雪橇。暴风雪还在肆无忌惮，不过势头已经减弱不少。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店主在大门口迎接我们，提一盏马灯，把我带进了正房。这间房子很小，但却很干净，点了一枝松明。墙上挂着一杆长枪和一项高高的哥萨克皮帽。

店主人是个雅伊克哥萨克，看起来，六十来岁，气色很不错，身体健康。沙威里奇手捧食品盒随后进来，他拿来火，要烧茶。我从来没有象此刻这样想喝茶了。店主人出去忙乎去了。

“那个向导呢？”我问沙威里奇。

“这儿，大人！”一个声音从我头上回话。我抬头一看，但见高铺上一部大黑胡子、两只闪烁的眼睛。

“怎么，老兄，是不是冻坏了？”

“叫咱家怎不冻坏？只穿一件粗呢袄子哩！本来还有件羊皮褂子，可隐瞒真情倒是罪过，昨晚押给酒店老板了。原想冷得不太厉害。”

这时店主人进来，捧着个热气腾腾的茶炊。我要向导也来喝杯茶。那汉子从高铺上跳下来。他的仪表我觉得非常出色：四十岁左右，中等身量，精瘦，宽肩膀，一把大黑胡子，中间偶有几根白丝，一双大眼睛很机智，炯炯有神。脸上的表情，令人着实非常愉快，只是带点狡诈味儿。头发剃成一个圈，穿一件粗呢短褂子和鞑靼人的肥大的灯笼裤。我端杯茶递给他，他抿了一口，皱起眉头。

“大人！情做做好事，叫杯酒来怎样！咱家哥萨克可不习惯喝茶。”

我乐意满足他的要求。店主人从褥子里拿出一个大酒瓶和一只大杯子，走到他面前，盯住他的脸：

“哎嘿！”店主说，“你怎么又到我们这边来了！你从哪里来？”

向导意味深长地使眼色，用顺口溜回答：“飞进菜园子，啄啄大麻子，婆婆扔块小石子——没有打中。得了！你们的人怎么样了？”

“我们的人也没怎么样？”店主回答，也用不愿让外人知道的隐语：“动手要敲晚祷钟，神父老婆不答应，神父去串门，小鬼来上坟。”

“别说了，大爷！”我的流浪人说，“天要下雨，不愁没菌子，只要有菌子，不愁没篮子。而眼下（他又使了个眼色），得把斧头藏在背后喽！因为

守林人正在巡逻。大人！为了您的健康，干杯！”他说完这话，端起酒杯，划个十字便一饮而尽。然后向我一鞠躬，爬上高铺去了。

那时，这强盗式的切口我一点也没听懂，但后来我猜出来了，他们是在谈论雅伊克军队，那时刚刚把1772年暴动镇压下去。沙威里奇听他们谈话，面带鄙夷的神色。他时而望望店主人，时而望望向导，心存狐疑。这家客栈，按当地的说法，叫大车店，坐落大草原当中，离任何村庄都很远，差不多就象个土匪窝子。可是，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继续赶路，那是想也不用想了。沙威里奇担惊受怕的样子，我看了心里好笑。这时我要睡了，便往大板凳上一躺。沙威里奇决定爬到炉子上去开铺。店主人睡地板。不久，整个小房子里都打鼾。我也睡得象个活死人一样。

第二天早晨醒来已经很晚了。我看到，风雪已经停了。阳光灿烂。一眼望不到头的雪原，白得耀眼。马已经套好。我跟主人结了他只拿了很少一点钱，以致沙威里奇没有异议，没有象往常那样讨价还价了，当然昨晚的疑虑也就从他脑子里消除干净。我把向导叫来，多谢他的帮助，吩咐沙威里奇给半个卢布的酒钱给他，沙威里奇眉头紧皱。

“半个卢布的酒钱！”他说，“干吗？为了他把你带到客栈里这件事吗？少爷，随你咋办，反正咱们没有多少钱。见人就赏酒钱，那可不行！很快自己就得饿肚子了。”

我是不便跟沙威里奇争执的。我已经答应过他，银钱全归他统管。我感到愧疚，因为不能感谢这个人，即使不能说他救苦救难，至少也从困境中把我解救出来。

“也好！”我淡淡地说，“你不给他酒钱，那就把我的衣服匀一件给他。他穿得太单薄了。给他那件兔皮袄子。”

“别造孽！彼得·安德列伊奇少爷！”沙威里奇说，“他要你的兔皮袄子有什么用？这条狗，一碰到酒店就会换酒喝掉。”

“老头子！我是否会换酒喝掉，这你就别犯愁了，”我的流浪人说，“他少爷从身上脱下皮袄赏给我，这是他做主人的好意，你只不过是做奴才的，应该听从吩咐，别哆嗦。”

“你这不信神的强盗！”沙威里奇气急败坏地对他说，“你看到少爷年幼无知，欺他老实，就起心打劫他！你要少爷的袄子有什么用？你这宽肩膀还穿不进这件小袄子哩！”

“请你别逞能了，”我对我的管教人说，“去把袄子拿来！”

“天老爷呀！”我的沙威里奇叹息道，“兔皮袄差不多还是新的呀！给别人我也不说什么，偏偏要给这个穷光蛋酒鬼。”